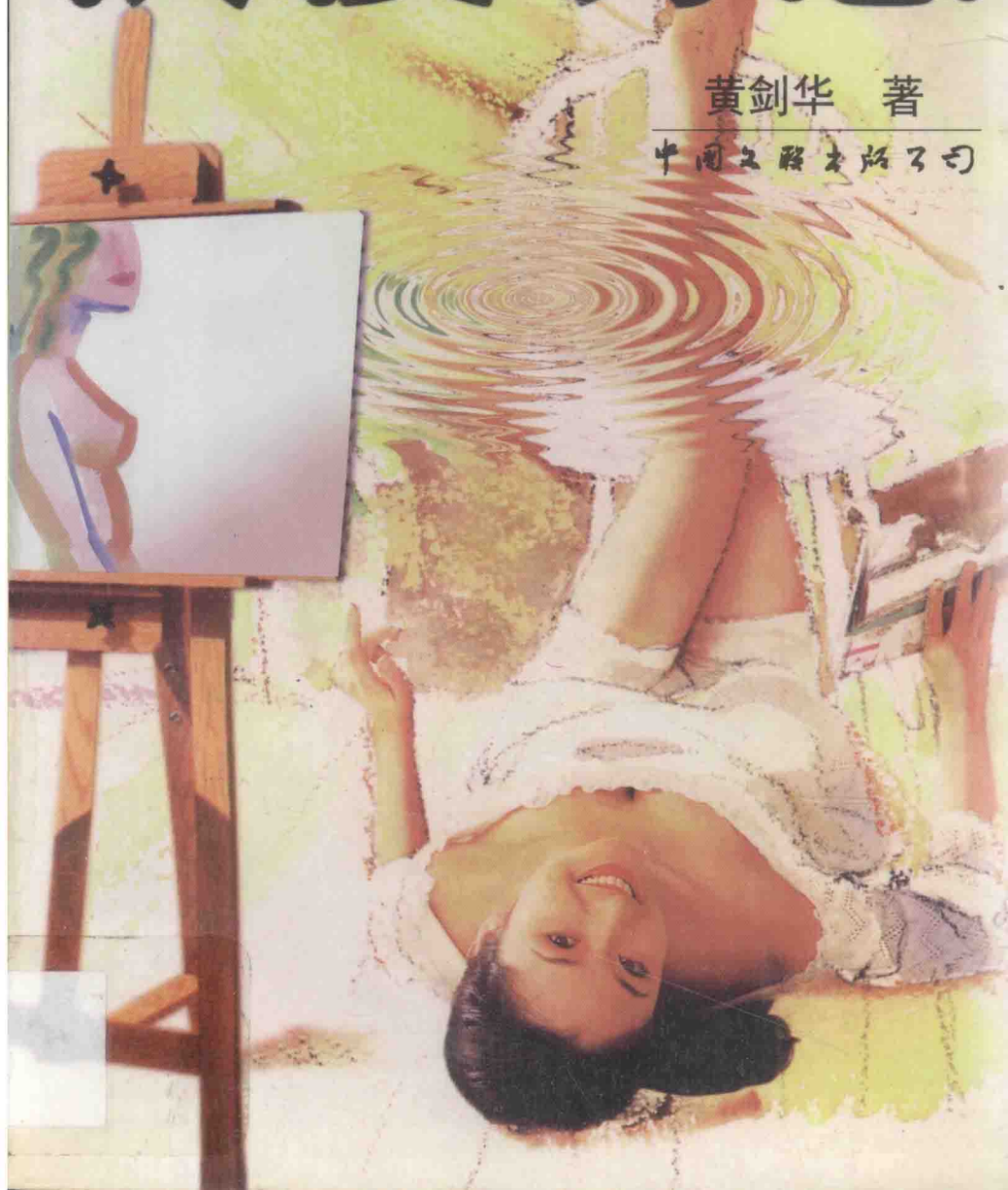


浪漫诱惑

黄剑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浪漫诱惑

黄剑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浪漫诱惑/黄剑华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
1997

ISBN 7-5059-2743-4

I. 浪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15893号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浪漫诱惑 |
| 作 者 | 黄剑华著 |
| 出 版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|
| 发 行 |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|
| 地 址 | 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|
| 责任编辑 | 奚跃华 |
| 责任印制 | 胡元义 |
| 印 刷 | 通县兰空印刷厂 |
| 开 本 | 850×1168 1/32 |
| 字 数 | 354千字 |
| 印 张 | 14.25 |
| 插 页 | 2页 |
| 版 次 | 199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-12000册 |
| 书 号 | ISBN 7-5059-2743-4/I·2043 |
| 定 价 | 20.80元 |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描写当代画家和模特儿生活的一部长篇力作。

作品以直面人生的态度，真实而又生动地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当代画坛上艺术家们和模特儿们丰富多彩的生活。描写了一批血肉丰满才情横溢的中青年画家，在艺术上的追求，爱情方面的纠葛，以及发生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嬗变等各种故事。

作品还真实地描写了模特儿们的生活，模特儿和画家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她们对艺术的献身，她们的憧憬，她们的渴望，她们的欢乐与悲辛。书中还描述了画家和模特儿周围的社会百态、时俗沉浮，展现了一幅广阔的风情画卷。

作品情节生动，语言优美，手法新颖，人物鲜明，真实细腻地表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，深入地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画坛的新气象新景观，是一部富有艺术特色的健康积极引人向上的作品。

1

她像一尊雕像。维纳斯雕像。

不。她比雕像更完美。她那迷人的曲线、丰润的形体、尖挺的乳房、瀑布似的秀发、流光溢彩的明眸，还有她那迷人的酒涡、将百媚千娇蕴藉于含蓄之中的神情……在绿色的衬托下，鲜活得像要从画布上跳下来。

吕晓琳站在画布前，牙齿下意识地咬住了嘴唇。她一眼就看出了画的是谁。他说好是带研究生来新开辟的风景区写生的，可是他的写生却是一幅全裸的人体。在她的印象中，这应该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人体油画中最得意的一幅了。画一幅人体油画起码要几个小时。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陆虹在他面前脱得一丝不挂的情形，他的目光炯炯发亮，热切、饥饿地扎在她身上，缓缓地一寸一寸地移动……

这幅创作，他们合作得一定很愉快，你看她那发自内心的充满魅力的微笑……

他们也许画了好几天……

他们也许早已越出了绘画的范围……

吕晓琳久久地瞧着那幅画，很难形容心中那份复杂的感受。那是很难说清的一种心情。

也许自己不该往那方面想。艺术家毕竟不同于常人。美院里面有多少裸体模特儿？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妻子，是不该在这方面大惊小怪的，何况自己也是搞艺术的呢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谁叫自己是女人呢？

吕晓琳很清楚，自己同丈夫之间的那份情爱，那是一种经历过磨难、浸润着患难与欢乐的感情。自己正因为想念他，才撇下了幼小的女儿海娜给保姆，独自带着吃的、用的、穿的赶到这里来看他。可是自己一走进他住的帐篷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这张画。

他，楚平，不在帐篷里。在旁边还有一顶小帐篷，那是陆虹住的。她也不在。他们出去了，去了树林，或是去了小溪。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，和陆虹一样，也都是美院研究生，男的叫罗杰，女的叫罗丽，一对很有才气的双胞胎，从小一起读书，一起热爱上了绘画，一起考进了美院。他们两个也不在。他们的画夹也不在。

吕晓琳突然觉得自己的那份疑心是多余的了。楚平和陆虹不是单独在一起，还有罗杰和罗丽两个研究生呢。她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。

人是很奇怪的动物。当你烦恼的时候，你看什么都不顺眼，而当你心情愉快之时，你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诗意。更何况这里风景如画，绿色的山林，嫩绿的草地，黛色的远山，悠然的浮云，清澈的一泓小溪，滋润的褐色泥土，光洁的小卵石，还有那些星星点点色彩缤纷的无名小花。空气是那么清新，视野是那么开阔，色彩是那么生动、和谐，那种层次感，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之美。当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你会感到大自然仿佛在拥抱着你，和你亲吻，和你轻声絮语，使你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心灵深处的共鸣。

在国外，在西方，人们讲究回归大自然，举行“天体”活动，使自己无拘无束地和大自然融为一体。由于价值观和开放程度的区别，东方人对此持保留态度。但画家是不受这些影响的。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。楚平在这幅人体与自然的写生创作中，追求的是否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呢？

吕晓琳觉得自己对楚平产生了解。

作为一个画家的伴侣，你不能仅仅是一个妻子，你还应该是丈夫的崇拜者、知音。而基础首先是理解。并懂得共鸣，艺术上的，心理上的，情感上的，以及生活上的。

吕晓琳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么多年来，难道自己对楚平还不理解吗？是的，自己是理解丈夫的。她还记得他们借住在农民家的那段日子，那时还没有海娜。那一次，为了绘画上的追求，为了不荒废艺术，他们把门窗关得严严的，点了五支蜡烛，她脱掉了衣服，半卧半躺在老乡家的木床上，充当了楚平的裸体模特儿。他专心致志地作画，画了很久，一直画到蜡烛熄灭。她还清楚地记得铺在身下的那块浴巾的色彩，蓝色的基调上洒满白色的小点，像夏日海滨的浪花。后来，他们在黑暗中搂抱在一起，久久地，温存着……

那昔日梦幻一般的憧憬……

那炽热的艺术境界的追求……

还有他们之间浓郁的感情……

吕晓琳的眉心舒展开了，嘴角挂上了微笑，那是女人沉湎于甜蜜回忆中的不由自主的微笑。

她终于离开了那幅油画，开始替楚平收拾帐篷里的衣物。艺术家大都是散漫和不修边幅的，楚平也不例外。他在家里，画笔、颜料、衣服、领带、皮鞋，常常到处乱丢。但她却爱洁成癖，每天总要替他收拾好几次。虽然每次看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她心里就烦，但她从来没有为此而责怪过他。也许，这也是体现妻子对搞艺术的丈夫的一片爱心吧。

帐篷里乱糟糟的情景同家里差不多，可见他在野外写生时，依然保持着他的个性，陋习如故。她有时甚至怀疑，一个生活中毫无秩序的人，怎么能画出那么出色的艺术创作？而反过来说，她的绘画也许就是太讲究秩序了，迄今未画出满意和成功的作

品。艺术对她来说，至今仍是个谜，那些流派，那些风格，那些抽象和写实的、象征和浪漫的，她说不出自己喜欢什么。她为此曾同楚平谈过。楚平说，艺术家不需要喜欢什么，但他必须有一颗炽热和充满激情的心。

吕晓琳摆上了她带来的那些味道可口的食物，她想让楚平出其不意地高兴一下。

可是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？

吕晓琳走出了帐篷。山林是那么恬静，空气中带着泥土的湿润、松叶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。她站在了小溪边，这是在平缓处形成的一泓清波，平静如镜的水面上映出了她丰腴娴雅的倒影。

她的个头不算矮：一米六〇。年轻时，清秀而又苗条，如今人到中年，已经有些发体了。胸脯、胳膊、臂部、大腿，都变得很丰满。眼角也有了鱼尾纹。但她的五官仍然秀丽，步履也轻盈如常。有一次照镜子她发现了一根白头发，她将它拔掉了，海娜在旁边问：

“妈妈，这根头发为什么是白的？”

“因为人老了就会有白头发。”

“妈妈，那你老了是吗？”

海娜见她不回答，又问：“妈妈你老了爸爸还喜欢我吗？”

她把女儿抱在了怀里：“傻孩子！”

晚上，上床后，她依偎在楚平怀里，柔声问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变老了？”

楚平爱抚着她丰满白皙的肌肤，说：“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那天夜里他们尽情做爱，她感到自己的性欲是那么旺盛，一点也不亚于年轻时代……

此刻，她又想起了那个晚上……

并联想到今天晚上和楚平团聚的情形……

甜蜜的回忆，和心底深处涌起的那一股热腾腾的欲望之火，将她慢慢地围裹起来……

楚平凝视着她，一双黑亮的眸子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，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柔情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精心雕琢过的宝石，镶嵌在她的心田。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，仿佛有一股暖流，从他的话语中流淌出来，将她包围。她闭上眼睛，任由那温暖的触感蔓延开来，直到每一个角落。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心跳也开始加速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在轻轻地抚摸着她。她知道，这种感觉，她从未体验过。楚平看着她，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微笑，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的阳光，温暖而明亮。他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，指尖传来的触感，让她感到一阵酥麻。她抬起头，目光与他交汇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她知道，这一刻，她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楚平将她拥入怀中，紧紧地抱着她，仿佛要将她揉进他的身体里。他低头吻着她的额头，气息喷洒在她的发丝间，带着一丝淡淡的香气。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，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，都在这一个拥抱中烟消云散。楚平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低沉而温柔，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爱意。她知道，这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归宿。她的身体开始发热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涌上心头。她知道，这种感觉，她已经等得太久了。楚平感受到她的颤抖，低头吻着她的嘴唇，动作轻柔而坚定。她闭上眼睛，任由他的气息填满她的感官。她知道，这一刻，她已经彻底交给了他。楚平看着她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那光芒中充满了爱意和占有欲。他知道，她已经属于他了。他将她抱得更紧了一些，仿佛怕她会从他身边溜走。他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低沉而有力，像是在宣誓着他对她的承诺。她知道，这一刻，她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楚平将她抱得更紧了一些，仿佛怕她会从他身边溜走。他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低沉而有力，像是在宣誓着他对她的承诺。她知道，这一刻，她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楚平将她抱得更紧了一些，仿佛怕她会从他身边溜走。他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低沉而有力，像是在宣誓着他对她的承诺。她知道，这一刻，她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楚平将她抱得更紧了一些，仿佛怕她会从他身边溜走。他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低沉而有力，像是在宣誓着他对她的承诺。她知道，这一刻，她已经彻底沦陷了。

2

陆虹慢慢地收拾着自己的画夹，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等她的楚平，说：“我们再坐一会儿好吗？”

“嗯，”楚平看了下表，“坐十分钟。”

陆虹高兴地笑了一下。她的笑很美，笑意从水汪汪的丹凤眼里和唇边一对浅浅的酒窝里溢出来，甜甜的，温柔而又迷人。她的头发又黑又亮，柔柔的，很随意地披在肩上。清清秀秀，苗苗条条。她的手指润滑修长，典型的从事艺术职业的手。也许，她去弹钢琴比搞绘画更为适宜。她说，她从小就酷爱艺术，爱好音乐，如痴如迷，最终选择的却是绘画。因为她觉得，她的乐感远不如自己对色彩的感受。所以，她选择了毕加索和张大千的道路，进了美院，并考取了研究生。她对自己的选择充满自信。本质上她仍然是个温柔的姑娘，但在艺术上她却很像一个有个性的男孩子。

楚平很喜欢自己招收的这位研究生。他从陆虹身上，看到了吕晓琳年轻时的缩影。她的笑，她的背影，还有她和他说话时的神情和声音，都那么相像。她使他想起他与吕晓琳相恋时的那段生活。那时，吕晓琳也像陆虹这么年轻，一笑一颦，都燃烧着青春激情。但她们并不完全相同，容貌上虽然很难说她们谁比谁更美，但个性上陆虹似乎要更鲜明一些。还有，对艺术的领会，对色彩的感受，陆虹喜欢绘画中浪漫的情调，喜欢抽象和象征，而吕晓琳只喜欢国画中的工笔画和油画中的写实。陆虹要年轻十多岁，是个新潮的女孩子。

此刻，他们坐在岩石上，面前是流泻的山溪和苍茫的山林。夕阳已经下山，黄昏姗姗而至。燃烧的晚霞渐渐淡了下去，那绚丽多彩、变幻无定的色彩由明渐暗，像有一只神奇的手，将它们一层一层地抹下去，最后只剩下了山脊上那一抹余辉。

朦胧的暮霭慢慢地笼罩下来。

那是黄昏来临时一种特有的诗意的朦胧。

陆虹望着山林和那最后一抹晚霞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那朦胧的气氛中，眼神显得陶醉、憧憬、沉思，而又带点迷惘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楚平瞟他一眼。

她的侧影很美。融和在自然界诗意的朦胧中，美到难于捉摸，难于形容。

“我在想……”陆虹轻轻叹了口气。

楚平注视着她。

陆虹很清楚地感受到了他那注视询问的目光。她没有回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在想，这儿的一切：野花、小溪、苍岩、山林、草地、帐篷、朝辉、晚霞，还有快乐的小鸟……多美啊，我真舍不得离开这儿，可是不久我们的写生就要结束了……”

楚平唇边浮起了潇洒的微笑：“如果你这么喜欢这儿，写生可以延长几天。”

“真的？”陆虹高兴地笑道，“那太好了！”她的神态天真活泼，像个小女孩。

“但最终，我们还是要离开这儿的。”她又沉思地说。

“你对这儿恋恋不舍，干脆在这儿定居好了。”

“我一个人？”

她的目光向他瞟过来。清澈的眸子深处有火星在闪烁。

“这就看你啦。”楚平开玩笑地笑道，“你可以鼓动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，组成一个部落。”

陆虹也笑道：“那好，我第一个先鼓动你，由你来当酋长。”

“好主意，当酋长肯定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生活。”楚平看了下表，站起来，“走吧，该回去了。”

陆虹背起画夹，挨着楚平，沿着小溪，往宿营地走去。

“楚老师，”陆虹低声说，“这一段时间，我心里感到很压抑，很苦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……”

楚平沉思着。陆虹说的压抑和苦闷，显然不是指艺术上的。这两年她在艺术学习和创作上提高很快，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艺术青年。难道是生活中和感情上的？

“人有时是会这样的，想开些就好了。”

楚平的话有点不着边际。作为师生之间，他只能作这种原则性的宽慰。

“楚老师，你说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呢？我常常想这个问题……”

“当然是选择自己向往的、追求的、喜欢的生活。”

“可是，追求的不一定能得到，向往的不一定能实现，喜欢的也不一定属于自己。”

“你在生活上一向很乐观的，怎么会有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？”

“说不上是消极悲观，我只是这样想。”

“不应该老想这些。艺术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和五光十色的。”

“是的。有时候我也想一些很达观很惬意的，比如未来的梦幻。”

“未来的梦幻？有意思。”

“说是梦幻，因为它像是憧憬，又像是幻觉，介于实现和幻灭之间，很难很难把握……”

楚平瞟了一眼陆虹。她正沉浸于遐想之中。

她不是幻想型的女孩子。从录取她为研究生的那天起，他就明白这一点。但少女从天真走向成熟，都免不了经历一个充满幻想色彩的过程。那是人的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金色的梦幻。

男孩子不也一样吗？他小的时候就幻想着将来当一个大画家。后来，他的梦幻成了现实。

可是，陆虹所谓“未来的梦幻”又是什么呢？

也许她梦幻着出国？梦幻着一个理想的白马王子？梦幻着超越传统的全新的生活方式？梦幻着……她心中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？

楚平和学生的关系向来不错，他平易，亲切，从不拿架子，学生都愿意和他攀谈。研究生和他更是无话不谈。他常说：“我是你们的老师，也是你们的朋友。艺术是不分尊卑的。”他的话在学生心中引起深切的共鸣。

但和女学生谈心中的梦幻，陆虹还是第一个。她似乎很想向他推心置腹地倾吐心中的一切，不过，她的话，仍然保持着女孩子的矜持和含蓄，像个朦胧的谜，让他去分析猜想。

他们走出了山林，走近了帐篷。

一声亲切的呼唤打断了他的沉思：

“楚平——”

“哦，晓琳！你怎么来了？”

一瞬间，楚平有点惊喜，也有点意外。

他与吕晓琳热切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儿，相随着进了帐篷。吕晓琳没有忘记招呼陆虹：

“你好，小陆。”

“您好，吕老师。”

陆虹很恭敬地弯了下腰。目光不易觉察地暗了一下，随即又

恢复了正常。

“我已准备好了晚餐，一块来吃饭吧！”

“嗯，我盥洗一下就来。”

吕晓琳走进帐篷时，注意到楚平已经用白单子将那幅人体写生油画遮上了。她的目光往楚平扫去。楚平正在洗脸，满脸都是力士香皂的白色泡沫，看不清他的神色，只闻到传过来一股淡雅的力士香皂的香味。

过了一刻钟，陆虹进来了。他们三个，围着晚餐，席地而坐。

“罗杰和罗丽呢？”吕晓琳问。

“罗丽重感冒，罗杰已经陪她回美院了。”

“哦？”吕晓琳怔了一下，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前天。”楚平的声音淡然而又平静。

吕晓琳的心中像一潭池水突然投进了一颗石子，激起了阵阵涟漪。这么说，他和陆虹已经单独在一起待了三天。那幅人体写生油画一定是在这三天之内画的，也许就在这帐篷里，陆虹在楚平面前脱得一丝不挂……这里只有两个帐篷，顺理成章，一个住女的，一个住男的，刚才自己替楚平整理帐篷里的衣物时，并没有发现罗杰的东西，自己怎么会忽略了这一点呢？

吕晓琳的目光落到了陆虹身上。

陆虹正往一块面包上涂抹果酱。她垂着长长的睫毛，神态漫不经心。但看得出来，她分明已感受到了吕晓琳目光中的疑忌。

这一顿晚餐吃得很沉闷。楚平几次想打破这种尴尬不协调的气氛，都未能如愿。吕晓琳竭力使自己保持平静，但心中的滴涟怎么也无法平息。

终于，陆虹起身告辞，离开了帐篷。

“吕老师，谢谢您准备的丰盛晚餐。”

吕晓琳微笑着目送她出去。她的微笑，相当勉强，与苦笑差

不多。

陆虹的脚步声一消逝，吕晓琳便走到那幅油画前，将手指按在了画面上。果不其然，油彩还没有干透，粘手！

“你是怎么了？”楚平闷闷地注视着她。

吕晓琳掩饰着：“没什么……”

她知道，她的神态，她的举止，自然瞒不过敏锐的楚平。她即使不说，楚平也会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。楚平的目光冷冷的。她突然怀疑起自己的疑忌是不是纯属于虚乌有？

她走到楚平身边，柔声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早点睡觉，好吗？”

楚平既不热切，也不反对。

他们关好帐篷，打开铺盖，钻进了被窝。

“你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因为，我想你了……”

吕晓琳把赤裸的身子扎在楚平怀里，把他搂得紧紧的。楚平抚摸着她浑圆的肩膀。吕晓琳那热哄哄的富有诱惑力的女性气息直往他鼻孔里钻，卷发扎得他脖子痒痒的。但他却冲动不起来，刚才的尴尬气氛破坏了他的兴致。

“海娜好吗？”

“好……”

“你把她托给了谁？”

“保姆……”

“放心？”

“哦……”

她喘息着，她旺盛的性欲像一炉火，炙烤着她丰满的躯体。她吻他，轻轻地咬他。他的欲火终于也被点燃了，但他配合得一点也不好。他仿佛是在完成一件差事，是在应付。她还没有达到高潮他便结束了。

早晨她醒来时，发现旁边被窝空着。她急忙穿上衣服，走出帐篷。

天色还没有大亮，晨曦朦胧。山林裹着一层薄薄的雾。晨风吹过，像飘拂着神秘的轻纱。

在一棵枝叶繁茂青藤缠绕的古树下，吕晓琳看到两个相对而立的人影，只一眼便看清了，女的是陆虹，男的是楚平。他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，陆虹仿佛在擦眼泪……

吕晓琳的心中仿佛被尖利的东西扎了一下。她下意识地咬住嘴唇，站了一会儿，缓缓地朝帐篷走去……

3

楚平回到帐篷时，吕晓琳已经走了。

他看到了她留下的一张条子：“平，在家的時候，我想你。在這兒，我又想海娜。我走了……”下面打了一串長長的省略號。

楚平默默地注視着那串省略號。她沒有說出來的話，都包含在了那串省略號里面。

她來得突然，走得也突然。

他知道，她是帶着疑心走的，昨天晚上他已感覺到了她的疑心。她的來，是不是也為了疑心？是因為羅杰和羅麗已經提前回到了美院，她對他和陸虹單獨留下產生了懷疑？她所說“我來是因為我想你了……”不過是個借口？可是她為什麼又要走呢？連告辭都沒有，只留了一張條子，她顯得很反常。疑忌加上賭氣？

楚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像吞下了一块带毛的肉皮，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感受。

自从他和吕晓琳相恋、结婚、生海娜以来，还从来没有这样过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最反感的便是不协调，以及莫名其妙的对自尊心的伤害。他是位个性相当鲜明的艺术家，不论在绘画艺术上、工作方式上，他都喜欢无拘无束，讨厌那些将人的想象力和对艺术创作的追求束缚起来的清规戒律。在日常生活上，他也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，而讨厌成为那种传统生活模式的奴隶。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保持自己创作上的自由，而被传统的世俗的东西所桎梏，那他在艺术上必将一无所成。